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妝鈿鑿傳 第六回 歷大險尋著丟清 躲軍洞才去藏頭

卻說自太白去了，柏生發在此打了一個定，暗想道：「賽金山雖無人住，我若住下，若是羅、平二人再來，他原非人類，我那有閒氣與他惹？不如我上苦海鑽雲洞，投丟清祖師去罷。」主意拿就，一直走起，不知不覺過了四大險。到了貼雲洞門前。只見兩個童兒站在門外，柏生發上前施禮，問道：「師兄何名？」童兒答曰：「我是淨了，他是光了。你是何人？來此何事？」柏生發道：「我是訪道的，師傅可在洞中？」淨了道：「正與精一山脫空祖師講道的。」柏生發說：「既然講道，且莫傳稟，我且到一旁聽講。」於是雜在眾人之中。聽他講的，乃是無心經上觀自在菩薩，無口耳鼻舌心意，無聲色臭味觸法，無罣礙，無憂恐。又講些空中法象，無中玄機。待講完了，柏生發方望上跪下道：「弟子誠心朝禮。」祖師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柏生發道：「我是出三綱人氏，姓柏，名生發。□年前，蒙老師指示，今特來門下受教。」那丟清祖師把他仔細打量了一打量，說道：「你是姓弓，名長兩，你如何說你是柏生發？」柏生發即將他改姓名的緣故說了一遍。丟清祖師呵呵大笑說：「這就是了，我說你是弓長兩哩！□年前，我看你就有了一精光之緣，因而留下《頌子》，引你入我法門。你今雖未受教，我看你塵氣未除，俗情多牽，尚不是清靜了道之期。」柏生發道：「弟子誠心學道，也是推倒情山，填滿欲海，塵心已作沾泥絮，不逐東風上下狂。」祖師道：「你不知我這教中，與別的不同，要有□百千萬的肩頭，挨得年月日時的程途，才能修到黑暗暗步得洞天的時候。倘若積牽俗情，未免拈風惹草，有污清規。」柏生發道：「弟子餐風飲露，戴月披星，洗心滌慮，尚有何事拈惹，致污清規也？」祖師道：「蘭芳招蝶至，菊香引蜂來。事到臨時，豈由得你？為今之計，不如你散淡閒遊，遇山觀山，遇水玩水，等到那是非不入東風耳的時候，再來我門裡養性，未為遲也。」柏生發道：「弟子此來，實指望老師大開法門，廣施慈悲，提拔弟子超脫塵寰，落一個淨身。誰知尚有許多障蔽未消，老師不肯相容？」祖師道：「我亦算計就了，此去□萬八千里，有一座藏頭山躲軍洞，乃是人跡不到之處，甚是僻靜，盡可隱姓埋名，修真了道。況且離脫空祖師不遠，倘有疑難處，也可就他解得，豈不是至妙之地麼？」柏生發道：「彼處雖好，路途遙遠，何時可到？」祖師道：「這卻不難，我有一坐驢，與你騎去，不消一日就到了。」祖師便叫淨了：「誇我的坐驢來。」淨了遂去牽出一隻惡獸，頭上有角，肚下有鱗，口吐煙火，眼放明光。柏生發道：「此獸何名？」祖師道：「此物卻也有名，你聽我向你說：

不與白口為伍，不與角端為儔。

一日遊遍四海，稱為盡勾名獸。

這是我的坐驢，與你騎去。」柏生發辭了丟清祖師，出的洞來，上了足勾獸，竟奔藏頭一去了。正是：

丟清門中可哀，人每苦於自在。

百生法兒進去，盡勾獸上出來。

松月道士曰：尋著丟清，投入他門中。看說法術，聽罷講經，怎知他不能相容？又指你去尋躲軍洞。莫愁本行，盡勾獸自能追追風。從此奔上藏頭山，正好隱姓去埋名。

江湖散人曰：不覺已到苦海中，聽罷法術朝丟清。從此乘同成個盡勾獸，藏頭去尋躲軍洞。